

35.6

2



歌德自传

——诗与真



歌德自传

■■■



作者像

目 录

第 三 部

第十一卷	465
回到斯特拉斯堡	465
重访塞逊海姆	469
璐仙德的诅咒的影响	471
替牧师新住所绘设计图	473
在牧师家里过的节日	475
与弗里德莉克的通讯	479
同弗里德莉克结伴出游	482
弗里德莉克到斯特拉斯堡访问	486
学位论文的写作	489
历史学家舍普夫林的影响	493
科克与奥伯林	495
法语的难点	497
对德国人的嫌恶	500
伏尔泰	503
法国演员	508
对《自然的体系》的评价	510
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	512

伦兹	515
奥提利安堡之游	519
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	521
曼海姆的古物馆	523
第十二卷	527
从斯特拉斯堡毕业回家了	527
默克	529
关于德意志建筑术的论文	532
《圣经》的研究	533
哈曼	537
赫尔德尔的新任命	541
克洛普斯托克的《学者共和国》	543
浪游者的暴风雨之歌	546
滑冰	548
高等法院的历史	551
韦茨拉尔的滞留	558
韦茨拉尔的骑士团体	559
对格廷根的“狂飙”运动的一些看法	562
德意志人的爱国心	564
荷马诗的欣赏	567
《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缘起	570
年轻的耶路撒冷	575
赫普夫纳教授	577
跟施米德开玩笑	579
《法兰克福学术通讯》	581
未来的妹夫	583

第十三卷	588
冯·拉洛塞夫人的家庭	588
拉洛塞和他的恩师	592
默克的影响	594
对艺术的兴趣的复活	596
法律工作	598
德国舞台的状况	599
《葛兹·冯·伯利欣根》	604
新的创作计划	611
对人生的厌倦	612
英国诗歌的影响	614
自杀	619
耶路撒冷的自杀	621
《少年维特的烦恼》脱稿	623
《维特》的影响	625
戏曲化的倾向	631
莫泽其人	632
第十四卷	636
再谈伦兹	636
克林格	641
拉瓦特尔的为人	645
信仰与知识	653
与教育家巴西多结识	654
巴西多与拉瓦特尔	658
雅各比兄弟	661
科隆之游	664

斯宾诺莎与弗里德里希·雅各比	666
荷兰派画家威尼克斯的画	669
拟写的歌颂穆罕默德的戏曲	671

第十五卷

基督教联合兄弟会	676
“永远流浪的犹太人”	679
普罗米修斯	683
魏玛的情况	686
宫廷生活的前景	687
老百姓与大人物的对歌	690
《神、英雄和威兰》	693
普罗米修斯与其批评者	695
再谈克洛普斯托克	697
齐默尔曼的为人	699
安身立命的计划	705
假夫妻的游戏	706
博马舍的《备忘录》与《克拉维哥》	708
结婚的预期	710

第四部

序言	715
----------	-----

第十六卷

斯宾诺莎的影响	717
盗窃著作权的书商希姆堡	722
犹太人街大火的场面	725
同丽莉的初会	728

眼科医生荣格的失败	729
荣格的犹太病人	735
第十七卷	737
丽莉爱情的吐露	737
献给丽莉的两首情诗	738
安德烈和埃瓦尔德	742
法律事务的处理	745
庆祝丽莉诞辰的一个插曲	747
同丽莉的热恋	752
德尔佛小姐	755
生活的现实迫人而来	757
当时的世界政局	760
德意志的情况	762
冯·赫顿公爵的自白	765
法兰克福的情况	767
第十八卷	770
关于诗的形式	770
《汉斯乌斯特的婚礼》	773
斯托尔堡伯爵兄弟	775
从达姆施塔特到卡尔斯鲁厄	779
我的妹妹	782
在苏黎世与拉瓦特尔重逢	786
访问老诗人博德麦	789
帕沙万特与拉瓦特尔	791
在瑞士境内游山	793
圣母修道院的瞻礼	794

施维茨的哈根山的登临	797
传说中的威廉·退尔的遗迹	799
阿姆斯特格与瓦逊	800
第十九卷	803
意大利的远景	804
怀念丽莉的诗	805
屈斯纳赫特的退尔礼拜堂	807
斯托尔堡兄弟的趣事	809
拉瓦特尔的性格和著作	811
天才一词的滥用	817
拉瓦特尔给斯托尔堡兄弟看相	818
同丽莉再会	823
丽莉的崇拜者	825
《爱格蒙特》的写作计划	828
第二十卷	830
美术家克劳斯	830
魔力对生活的影响	835
小小的误会	840
由等待到失望	841
海德尔堡——德尔佛女士	844
魏玛的访谒终于成行了	847

第三部

“当心让树长高不要插入云霄去。”

第十一卷

我在塞逊海姆的树荫下把我的故事——把寻常的事与不能想象的事十分巧妙地交错组成的故事——讲完之后，我看见那一直凝神倾听着的两姊妹给我的离奇的讲述完全迷住了。她们恳切地请求我给她们把这个童话写下来，好让她们自己时时能复述出来和讲给别人听。我欣然答应，而且我希望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借口来再造访和与她们作较亲密的交往的机会。我们一会就要分开，我们恐怕全都会感到，那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白天之后，晚上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可是，我的朋友却替我摆脱了这种忧虑，他替我们请求主人许可我们马上告辞，因为他是一个始终一贯地钻研的用功的大学生，决定今晚在德鲁逊海姆过夜，明天就依时赶回斯特拉斯堡大学上课去。

回到斯特拉斯堡

当我们到歇宿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两人都默然无语。在我的方面，因为我觉得心坎里有一根逆钩把我钩回去；在他的方面，因为他心里想着一桩不同的事情，一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他立即把他所想的告诉我：“你刚才讲起这个故事，”他开始说，“真是奇怪。它引起很特别的印象，你觉得没有？”

“那当然，”我答道，“那姐姐听到有几个地方，异乎寻常地

笑起来，她的妹妹却摇摇头，你们三人还很有意思地互相瞧着，你自己差不多兴奋到失了常态，这些我怎么不觉得呢。老实说，你们这种态度几乎把我弄糊涂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在这样的纯洁的少女的面前，讲起她们不知道还好的戏谑，以及使她们对于我的传奇中的主人公一定产生关于男性的不良的概念，也许是很不适当的吧。”“绝不，”我的朋友答道，“你猜想不到，你怎么能猜想得到呢？那两个纯良的女孩不是象你所信的那样绝不熟悉这些事情，因为她们周遭的广大的社会提供她们以作种种思索的诱因，而且在莱茵河的彼岸就恰有一对夫妇，象你所描写的那样，所不同的，不过是你夸大其词和以故事的体裁出之罢了。那男的恰象你所说的那样高大健壮和粗笨的汉子，女的也够纤秀，以致男的可以把女的放在手上。这一对夫妇的其他生活状态，他们的历史也跟你所讲的如出一辙。因此，女孩们曾认真地向我打听，是否你知道这对夫妇，而把他们开玩笑地叙述出来。我矢口的说：‘没这回事！’我以为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倒好。我们如果用延宕的方法和用种种的借口，就可以卸去履行诺言之责了。”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杜撰这故事时，绝没有想及莱茵河的此岸或彼岸有这样一对夫妇，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说明我怎样会作此奇想。在我的想象中，我很喜欢杜撰这种与现实无关的笑话，因此我相信，我讲给别人听时，他们也单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无稽之谈来听。

当我回到城里，重理旧业时，我觉得它比往常更艰苦。因为生而勤勉的人，立下超出他的能力以外的计划和担任过于繁重的工作，初时虽做得还很好，但是到后来一有肉体或精神上的故障发生，力不从心便显现出来了。

我既希望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得学位，我便以达到这种目的所必需的勤勉来研究法律方面的东西，可是医学也引起我的兴味，因为它使我能够觉察自然的各个方面，纵然未能加以阐释，而我又因为社会环境和自己的习惯的关系，更与医学有缘。因为许多家庭对我表示好感和敬重，社交活动也不能不占去我一些时间和注意。不过我还是可以担负起这一切重荷和继续做下去，如果不是赫尔德尔加在我思想上的压力，使我感到无止境的沉重的负担的话。他从我的面前撕破了那掩盖着德国文学的贫乏的帷幕；他无情地摧毁我所抱的种种成见，这样子，在祖国的天空中便只有寥寥无几的巨星辉耀着，因为他把其余的一切文坛中人都只看作是一闪即逝的流星呢。而且，我自己所希望和幻想的事情，他却看得那样的暗淡，以至我对于自己的能力开始发生怀疑了。可是，同时，他又拉着我走上他自身所欲通行的光明大道去，使我注意他所爱读的著者——其中斯威夫特^①和哈曼^②最为他所敬重。他使我低首下心，而又激励我，使我昂头向上。我既陷在这种种的迷惑混乱之中，这时又添上新生的感情，使我有沉溺其中之势，这种感情虽一时间引我逸出这种迷惑状态之外，但究竟很难完全超脱。此外，我的身体上还得了—种病，这即是说，我每吃过饭后，便觉得喉痛如绞，得病的原因是由于我在公寓里惯常并且很喜欢喝一种红葡萄酒，到后来我才把酒戒掉，病便很容易治好了。当我到塞逊海姆去的时候，这种难堪的苦痛幸而离开了我，因此我在

① 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1726)。

② 参见第十卷“与赫尔德尔分手”一节的注。

那儿体验了两重的欢乐。可是，一当我回到城里吃饭，马上再感到痛苦，使我大为烦恼。因为这一切事，我为之忧闷不乐，外貌和内心同样陷于这种状态中。

因为正在食后这种病痛剧作的时候，我就要听临床讲义，我更异常难受。我所尊敬的教师^①，愉快而从容地领我们从一病床到另一病床去，有重大的症候，便作精密的观察，对于疾病的一般过程作出诊断，他的处理的方法，恰象医圣希波克拉底^②那样非凡。借着这种方法，他不靠理论，而通过自己的经验把病理学的种种内容解说出来，这一课的最后，他通常作出很精到的结论，——这一切吸引我到他的身边，使我对于这一种外行的学科——我仅仅窥见一斑的学科——更有兴味，更加喜欢。我越明白病理，觉得借着这理论，疾病的治疗，人的外形和精神的恢复都有可能，我对于病人的嫌恶便愈减退。在教师方面，觉得我是一个奇特的青年，象是特加青眼，我去听他的讲授那样的破格的事情，他也原谅。可是，这一天，在将下课时，他不象往常那样，作关于诊察某一病症的结论，而兴致洋洋地说道：“诸君，我们将有几天的假期了，请你们利用这几天来把精神振作一下；学问的工夫不单是要认真地勤勉地来做，而且也要以愉快地从容地来对付。让身体好好地活动活动，徒步或骑马漫游这个风景美丽的郊野，本地的人将会看见惯熟的故乡的风物而色喜，外来的人会得到新的印象，留下一一种愉快的记忆呢”。

① 指老埃克曼教授，参见第九卷“勒索其人”一节。

②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医师，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实则他这种带有忠告意味的话只为我和另一个学生两个人而发；我希望那一位学生听了这“处方”也象我那样恍然大悟吧！我觉得如闻来自九霄的纶音，赶快去雇定一匹马，打扮整齐，我叫人找韦兰来，偏巧他不在。我的决心不会因此而打消，不过，可惜我打算错了，不能象预期那样的很早出发。我虽然马加鞭的赶路，但是在途中已见黑夜袭来。路是看得清楚，不至迷失，月亮象是嘉赏我的热情的行径那样，灿然照着。晚风颇紧；夜色凄然，我为着不要待至第二天早上才看到她，便纵马奔驰而去。

重访塞逊海姆

当我到达塞逊海姆从马上下来的时候，天已很晚。我向客店主人打听牧师家里还有没有灯，他便断言，小姐们才回到家里；他听见说，她们还等候一个客人来。我觉得这个话有点不对劲，因为我希望访问她们的单是我一个人。我连忙跑去，纵然是晚了，至少也要抢先一步看到她们。两姐妹正在门口坐着；她们象是不大显出惊诧，可是当弗里德莉克对珂梨佛凑着耳朵说道：“我不是说过吗？他真个来了！”这话给我听见，我倒惊诧起来。她们领我进屋里去，我看见，在桌子上已预备有一些晚上吃的小食。母亲把我看做老朋友那样跟我寒暄，可是当姐姐在灯光下端详我时，她哈哈的纵声大笑，因为她是不大能自制的。

这种开头有点离奇的接待过了之后，我们的谈话马上就随便和热闹起来，那一晚上我还在闷葫芦里的事情到第二朝我就明白了。弗里德莉克也曾预言我会来访，如果一个人的预言

——即便是不幸的预言——应验了，谁不觉得多少有点得意呢？一切预感在为事实证明灵验的场合，无论这是由于具有敏感而能探知远处的情况，或是藉着锐利的洞察力而能推知必然而不明确的结论，都使个人感到有可自负之处。至于珂梨佛的大笑的原因也公开出来：据她自白，她看见我这回打扮齐整，装饰漂亮而觉得好笑；可是，关于这一点，弗里德莉克的见解便不同，她以为把我这种装束看做是为了讨她欢心，而不视为出自虚荣心，这倒是较有利的解释。

第二天清早，弗里德莉克便约我一块去散步，母亲和姐姐都忙着有事，准备一切来款待几位客人。我与这个可爱的少女并肩走着，在美丽的星期日的早晨，享受象那位极可敬佩的赫贝尔^①所描写的那样的田野的景色。她向我细说即将来临的客人的情况，请求我帮她的忙，以便一切娱乐都可以尽量的一块儿和井井有条地享受。她说：“客人多的时候，通常各自消遣，笑谑和游戏，只消一会就兴致索然，所以到末了，除了一部分客人拿纸牌来玩，另一部分人纵情跳舞之外，便没有别的消遣方法了。”

于是，我们拟出在吃饭前后娱客的计划，两人互将所知的新的社交游戏说出来，最后，我们愉快地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时教堂的钟声已招我们去礼拜，在教堂里，我坐在她的身旁，听着她的父亲的有点干燥的说教，也不觉得太长。

在爱人身边的光阴老象是箭一样的快，不过，我在教堂的时间也在深沉的考虑上消磨过去。我反复地想着她刚在我面前

^① 赫贝尔(Johann Peter Hebel, 1760—1826), 这里指的是赫贝尔所写的《星期天清晨》一诗，歌德视为杰作。

无拘无束地展现的种种的优点：沉着的欢乐情绪，带着自觉的天真烂漫，有先见之明的乐观精神，这些特质象是两不相容而竟在她身上结合起来，并且使她的外貌也添上了优美的特征。同时我也不禁对于我自身认真地省察一下，可是这种反省却不免给我的愉快心情投下了阴影。

璐仙德的诅咒的影响

自从那一位狂热的女郎^①诅咒过我的嘴唇和使它圣化（因为每一种起誓都含有这两方面）以来，迷信得够厉害的我，小心翼翼地不敢跟任何女子接吻，因为我害怕精神上会带给她奇灾大祸。在一个动人的女郎的面前，情欲的发作常足以使青年人要向她乞求这种或多或少地可以作为爱的表示的接吻，所以我也总极力遏抑这种欲念。可是，即在极规矩的交际社会中，我也须忍受一种很困难的试练。那种多少带有机智和幽默的所谓“小游戏”，青年男女借着它们而聚在一块，大伙儿欢乐——恰是大部分靠着打赌的彩头来增加兴趣，而接吻却不是不重要的彩头。我曾下决心绝不跟人接吻，可是有某一种缺陷或故障常驱使我们试作我们平常不肯干的事，在这种场合，我便尽我所有的才能和机智，来使我渡过难关，而且使举座在娱乐方面也无所失，而倒有所得。当人们建议以即席吟诗来认罚的时候，人们大都向我要求。我既常准备着有这一套，而且设法在这场合以诗来赞美那家的女主人，或对自己最表示好感的女宾。如果碰着硬要我接吻的时候，我便力谋转个弯儿来脱身，

^① 参阅第九卷卷末。